

苦哇子：鹤形目、秧鸡科、苦恶鸟属。学名白胸苦恶鸟，别名苦哇子、苦厄鸟、苦恶鸟、姑恶鸟、白面鸡、秧鸡、白腹秧鸡等。

为了看它，我和小兔子两个人从洪郭队的大塘埂上跑下来，顺着秧田埂，七拐八绕地，一路往下追。秧田埂很窄，有的地方开了一些缺口，需要小跳一下才能过去，上面秧田里的水呼呼地往下面秧田里流，小溪流一样，还发出潺潺的声音。要是平时，我们很可能就不往前跑了，或许会找来一些树枝什么的，在这些小缺口上搭个小桥，玩上半天。但今天不行了，我们无暇理会它们，前面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。还有几段田埂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杂草，是农人刚刚从秧田里薅了扔出来的。要是平时，我也可能会停下脚步，细细研究一下，看看是三棱光还是稗草——对于它们，我有与生俱来的喜好。但是今天，我却有点讨厌它们。它们长长的须根上沾满了稀泥，让我们走在上面直打趄，一滑一滑的，有好几次，我都差点摔倒了，我倒是怕摔个跟头弄一身泥水回家不好交差，我怕因此耽搁了我们的行程，误了我们的大事。草棵里时不时地会游出一条水蛇来，滑溜溜地从我们眼前一闪而过，就钻进了旁边的秧田。还有一些青蛙，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我们的惊吓，也扑通扑通地往水里跳，像是我们平时往水里扔土坷拉的声音。青蛙我是喜欢的，没事的时候我经常会把一些土捣过来玩，或是带回家喂鸭子；水蛇我却害怕，虽然我也知道它们无毒，轻易不咬人，但它们滑溜溜的身体就是让我觉得瘆得慌。现在我也顾不了这些了，好在前面有小兔子呢，他不怕蛇，要不是今天有事，他兴许还会逮上几条，拎着它们的尾巴在我面前炫耀一番呢。走到新庄队地界的时候，陈林老远望见我们，喊：“你们干什么呢？急急急忙忙的。”我们才无暇理他，扔下一句：“看苦哇子呢。”就急急地往前赶，等他追到我们来的时候，已经气喘吁吁了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们说：“刚才，刚才我还听到它在前面的秧田里叫。”真是废话，要不是听见它叫，我们会追到这来？其实我们也很懊恼，有什么办法呢，谁让我们那么急切地想到它的真面目？我们都是听到它在前面不远处的秧田里叫，等到我们终于跑到那里的时候，它却连个鬼影子也不见了，就在我们摸不着头脑的时候，又听到它在前面不远处“苦哇——苦哇”地叫。我们有时也疑心前面叫的那只是我们刚才追的那只，因为有时我们也会听到身后刚刚经过的那片秧田里传来同样的叫声，但我们都不肯回头再去找，相比较而言，前面的这个叫声似乎离我们更近，反正都是苦哇子，看到哪个不是一样呢？

那天我们终于没有如愿，等我们再次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前面的一大片大乱茔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虽然苦哇子还在前面“苦哇——苦哇”地不停召唤我们，我们却再也不敢往前走了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大乱茔就是雷池，我们不敢越过去半步。不要说现在天色已经近晚，黑黢黢的暮色正水一样悄无声息地慢慢漫过来，就是中午，我们也不太敢靠近大乱茔，离的老远，似乎就能感觉到一股阴森森的寒气扑面而来。夏天的夜晚，我们有时在生产队的空场上玩捉迷藏游戏，望见远处大乱茔那

这个山村叫枫林口。

大大小小，一群孩子里头，有三个读小学的孩子，整天玩在一起，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他们的名字分别是：王树魁、金小尊、柳芽子。

这天，他们在村头玩一种叫“一转眼就死定了”的游戏，那游戏虽然很土很土，但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情致。三人正玩得起劲，一辆中型轿车从城里方向开过来，在村前的公路边停住了。

原先，这条公路很繁忙，但几年前却废弃了。一条更宽、并且距离大大缩短了的新公路取代了它。但这条废弃了的公路，曾是一条质量很高的公路，即使现在还很光滑，几乎没有一点儿破损。只不过不再来来车去，但还会有一些牛车、马车、手扶拖拉机在上面开过，偶尔也会有一两辆汽车驶过。

车门打开，下来十几个城里的孩子，看上去与王树魁他们年纪差不多大小。

他们穿着一身紧身的运动衣，头戴五颜六色的安全帽，每人都有一块滑板，或抓在手上，或抱着怀里，或夹在腋下。

过了一会，那辆车又继续往前开去了。

不一会儿工夫，枫林口的孩子们都围了过来，甚至还过来了许多大人。这是枫林口的大人小孩从未见到过的情景。

有一个长得黑黑的年轻男老师，也穿一身紧身运动衣，头戴一顶安全帽。他把一块更大的滑板放在路面上，然后用右脚踏着。

在他和那群孩子的对话与呼唤声中，枫林口的孩子们知道了这个老师姓马——马老师。

马老师大声地对那群孩子们说：“从这里向前50多公里，到一个叫海棠峪的地方，全程始终是在下坡状态。前些天，我、刘老师，还有马老师，前后驾车沿路考察了4次，觉得这条路简直是举世无双的进行滑板练习和比赛的场地——绝佳场地。这是一条废弃的公路，仿佛当初，并不是要把它做成一条路，就是为日后做一条滑板跑道。在上面滑起来非常过瘾、痛快。为什么？一是，这条路一直在下坡，二是，我们仔细数了一下，这50多公里的行程，一共有六十六道弯。你们一个个去想象一下，当滑板飞行在弯道上时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！还有，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这条路——我们从现在起，干脆直接称它为跑道好了，它的两侧，并无悬崖与峡谷，不是森林就是平缓的坡地。当然，你们一个个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的！万万不可掉以轻心，得意忘形……”

马老师又说了一通滑行要领与注意事项之后说：“刚才刘老师他们开车直接去了海棠峪，他们在那儿等着你们冲击终点线，给你们掐表计算成绩。好，仔细准备一下吧。”他看了一下手表，“一刻钟以后，冲击终点线，这是我和刘老师他们约定的时间，枪声一响，看谁第一个滑出去。”

那帮城里孩子，并没有去做什么准备，因为都已准备好了。在无数乡下孩子与大人的目光下，他们站在人群中间，仿佛是一些高贵的展品在展览，在接受观赏。城里孩子长得白，腿长，浑身上下都显得干干净净。他们的出现，仿佛满河的鸭子正游着，忽然游来一群没有一丝杂色的白鸭子。他们就是那群白鸭子，与周围这个世界分清清楚楚的一群白鸭子。他们聚拢在一起，显然，他们都清楚自己是谁。他们目光明亮，微微仰头，目光向上看，透着自信、自得，还有一丝淡漠。“各就各位！”马老师叫了一声。

城里的孩子，以非常迅捷的速度“一”字排开，一脚站在地上，一脚放在滑板上，抬起头，身体前倾。

一片寂静，只有风从树梢走过时的“沙沙”声和不远处的小溪流淌的水流声。

突然，一声枪响。

还未等枫林口的大人孩子反应过来，那些城里孩子就蹬着滑板迅疾地滑了出去。这里的坡度较大，那些小小的滑行者，身上的衣服被气流吹

■散文

苦哇子

□韩开春

边有一闪一闪的亮光，我们原先都以为是萤火虫，可看场的大人说，那是鬼火，吓得我们立刻就作鸟兽散了。

乡下的小孩子都害怕鬼，原因自然是听多了鬼故事。那些脖子上系着绳索、伸着长舌头的吊死鬼，手里提着个脑袋到处游走的砍头鬼，还有水里变幻成小鸭子、小葫芦等诱人上当寻找替身的淹死鬼等等，都让人听了毛骨悚然。特别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听到一点点风吹草动，更是害怕得不行，仿佛那些故事里的妖魔鬼怪真的都趁黑冒出来似的，有时，半夜里做梦，也会被吓醒。

但是对一些传说中由鬼魂变化而来的东西，小孩子们却不会害怕，相反还会很喜欢。比如同样是在老奶奶讲的故事里，蝴蝶就是由梁山伯和祝英台的鬼魂变来的，鸳鸯是由焦仲卿和刘兰芝的鬼魂变来的，柴呱子是一对相爱着的青年男女的化身……小孩子们听到这些传说，哪儿还有半点的惊慌？有的只是同情和欢喜，对这些可爱的小生灵，更多了些怜悯之心，轻易不肯去伤害它们。

苦哇子就是这样深入人心的，它也出现在老奶奶的故事中。

小秧下地以后不久，还没长到小腿肚子那么深，苦哇子就开始在秧田棵里“苦哇——苦哇”地叫唤了，声音宏亮、绵长，一声比一声凄凉，仿佛受了无尽的冤屈，特别是在凄风苦雨的夜晚，苦哇子的叫声在夜空中回荡，能把人心里都叫得水淋淋的。我奶奶一听到苦哇子叫就叹气，说是苦了这个孩子了，做婆婆的可不能这样对待媳妇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将心比心，谁的孩子不是娘生的啊？奶奶说苦哇子是个苦命的孩子变的，这个孩子原来是一户人家的媳妇，后来被恶婆婆害死了。她给我们讲起了苦哇子的故事：

很久很久以前，黄夹滩上住着一户人家，生有一个儿子，儿子长大后娶了个媳妇，媳妇很是贤惠，小夫妻俩恩爱爱，倒也是个好姻缘。婚后儿子出去做生意，媳妇在家侍奉婆婆，尽心尽力，按理说日子过得也算和美。可是她的婆婆却不省事，觉得自己那么多年都受婆婆气，现在好不容易自己也当了婆婆，要是不折磨折磨自己的儿媳妇，自己这个婆婆岂不是白当了？于是，对新媳妇百般刁难，什么重活粗活，都让媳妇做，稍不如意，要打就打，要骂就骂。小媳妇忍气吞声，想毕竟是自己的婆婆，丈夫的妈妈，除了经常会在夜晚一个人坐在床上想想娘亲掉掉眼泪外，倒也毫无怨言。但媳妇的忍让并没使婆

■书摘

六十六道弯

□曹文轩

芽子的伤口包扎起来。

柳芽子还在哭。

金小尊说：“等买了滑板，先给你玩。”

柳芽子哭着点点头。

天已黑下来，三个人手拉手，摸索着下了山。一路上，都在胡乱吼叫地唱着一辈一辈传下来的歌。这些歌在王树魁、金小尊、柳芽子看来，很奇怪，但却十分有趣——

大麦秸，小麦秸，/那里住个花姐姐。/十几咧？/十五咧，再过两年该嫁咧。/妈呀妈呀陪我啥？/大铜盆，小铜盆，/陪我姑娘出了门。/爹呀爹呀陪我啥？/叫木匠打柜箱，/叫裁缝做衣裳。/哥哥呀呀陪我啥？/金镯子，翠坠子，/尽心尽力陪我子。/嫂呀嫂呀陪我啥？/破盆子，烂罐子，/打发丫头嫁汉子，/前门顶，后门拴，/永不让我死丫头进我家……

他们唱得十分快活。

他们说不明白，为什么会那样迷恋上他们甚至连碰都没有碰过的滑板。

走到那条公路上时，他们停了下来，往下面的路看了看。那时月亮初上，清澈的月光洒在柏油路面上，那路像一条正向下流着的弯弯的河。

他们要乘滑板去远行……

他们决定打鱼。

村后有条长长的溪，或窄或宽，水流或急或缓，不知从哪里流来，也不知流到哪里去。

拿了网，拿了鱼篓，三个人来到溪边。小鱼网网有，但大鱼却总打不到一条。小鱼不值钱，只有打到大鱼，才能卖个大价钱。

大鱼在哪里呢？

三对眼睛盯着溪水看，水有深有浅，浅的地方，那鱼清清楚楚，连透明的尾巴都清清楚楚，但都是一些小鱼。深的地方才可能有大一点儿的鱼，但深的地方看不清楚。

只有撒网，让网告诉他们。

不撒网水，专门撒深水。

一网又一网。

网在空中张开时，经阳光一照，银色的，很好看。

三个人很喜欢看，但，三个人更喜欢看的是大鱼。

十网二十网，也没能打到一条大鱼。

三个人不服气，样子很凶，还在嘴里骂骂咧咧。一网一网地撒，渐渐地，离村子越来越远了。临近中午时，奇迹终于发生！

网还没有被拉出水面，就看见水中翻腾起熊熊的浪花，网绳紧绷绷的，不住地颤抖。他们一起拉着网，分明觉得，那网中有一颗力大无比的生命被网住了，正在竭力挣扎。

三个人兴奋得简直想咬自己一口。

鱼在网中拼命挣扎，网里仿佛有一只大车车轮在滚动——传来有力地滚动。

网终于出水了，一片耀眼的银色在网中闪烁着。网子被搅成一团，一会儿低落下去，一会儿鼓胀起来。

好大的一条鱼，大得出乎他们的意料。

大鱼还没有完全拉到岸上时，他们三个人就情不自禁地扔下网绳，扑向了鱼网，而就在那一刻那间，那大鱼一个蹦跳，又将网拖回水中，并终于撞开一个豁口逃跑了。

逃脱了的大鱼没有钻进深水处，而是箭一般顺着小溪向东逃窜而去。



插图：恒兰

婆良心发现，相反，她认为是自己做的还不够到位，于是，想了个更狠毒的办法，变本加厉折磨媳妇，她用纳鞋底锥子在媳妇大腿上扎了个洞，又在锥过的洞里，放进几粒小麦，说大腿上种小麦，老娘还没见过呢。小媳妇不堪折磨，终于倒下了，但恶婆婆不依不饶，还要她起来干活。有一天早晨，她看媳妇迟迟不起，二话没说，摸起棍子就埋头没脸地朝媳妇身上打去，嘴里还说，你个懒鬼，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来干活？可任她怎么打，媳妇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她感到奇怪，就伸手去推，这才发现媳妇身上是凉的，再用手往她鼻子底下一探，哪儿还有一丝气出？媳妇生生就让她给害死了。恶婆婆这才慌了神，但她又不敢把媳妇的尸首抬出去，怕乡邻知道她害死了媳妇没法交差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恶婆婆从柴房取来斧头，生生就把小媳妇剁成了碎块，装进一个大坛子里藏了起来。但纸里终是包不住火的，半年过后，出外做生意的儿子

回来了，他不见了自己的媳妇，就问老娘媳妇哪儿去了？恶婆婆支支吾吾最终说出了真相，指了指墙角的坛子。儿子大吃一惊，忙赶过去揭开坛子一看，就见坛子里一只灰鸟冲天而起，口里叫着“苦哇——苦哇”飞出了门外。

奶奶讲这个传说的时候声音有点哽咽，我的鼻子也有些发酸，妹妹干脆哭出了声，讲的人和听的人在这一刻都心酸楚楚，为那被虐待致死的媳妇鸣不平，同时也恨死了那个恶婆婆，我们都希望她没有好下场。果然，奶奶抹了一把眼泪，接着说：媳妇被害死后，家里再没有人替恶婆婆做事，恶婆婆只好自己做家务活。有一天，就在她去河边洗菜的时候，突然晴空里喀嚓喀一声炸雷，一下子把恶婆婆打成了一条蚂蚱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只苦哇子箭一样飞了过来，一口就把这条蚂蚱给吃掉了。

故事的结尾果然大快人心，但苦哇子真的吃蚂蚱吗？我还是心存疑惑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蚂蚱是个神通广大的家伙，有很强的再生能力，刀砍斧剁都不怕，甚至有人说就是烧成了灰都没用，只要见了水，照样会变成许多条小蚂蚱。这样的说法还是有些夸大的成分，但是蚂蚱能在动物体内寄生却是不争的事实，所以我很怀疑苦哇子真的能消化得了蚂蚱。我疑心这也就是民间故事里才有，图的就是个畅快，实情究竟怎样，怕是谁也说不清楚，起码，我是不知道的。

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没有亲眼见过苦哇子吃蚂蚱，不但没见过苦哇子吃蚂蚱，就连苦哇子到底长的什么样，我也说不清楚。除了那次和小兔子特意绕了那样远的路一路追捕毫无结果之外，我还单独在秧田边蹲守过好几次，终是没有让我如愿，总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，给我的感觉就是这种鸟儿很像传说中的神龙，见首不见尾，很神秘。同时庄队或者百花队的其他人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，说法都很不一样，有的说像是小麻雀，有的说像是水老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网上看到它的照片，才知道它并不像小麻雀，也不像水老鸹，而且我还是见过的，只是当时它没“苦哇——苦哇”地叫，我不知道它是苦哇子而已。那次，我在二舅家秧田边的小池塘边玩，无意中发现一只脚长尾短，头尖嘴长，嘴角有一抹红色的白胸灰背的水鸟站在鸡头阔大的叶片上，看到我望它，咕噜一下就钻进了旁边的秧田，当时我不知道这就是我苦苦找寻的苦哇子，还以为为其他一只我不认识的水鸟。对于苦哇子，我原以为“踏破铁鞋无觅处”，却原来“对面相逢不相识”，我相信时庄人或者百花人见过苦哇子的一定也不少，只是都和我一样，“见君不识君”而已。

这种鸟儿，学名叫做白胸苦恶鸟，鹤形目、秧鸡科、苦恶鸟属，除了有苦哇子的别名外，还有苦厄鸟、苦恶鸟、姑恶鸟、白面鸡、秧鸡、白腹秧鸡等等俗名，名字的苦恶鸟的叫声或者样子有关。关于它的传说也有许多种，归纳起来，大致有三类：我奶奶讲的那种大概属于一类，说是被恶婆婆虐待致死的苦媳妇所化；另一类则截然相反，说是不孝妇所化；第三类跟晚娘有关，说是一个苦孩子所化。不管哪一种传说，有一点是共同的，总是离不开一个“苦”字。

他们用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，差不多才适应这座城市。又过了一阵，这才放松，并且开始变得自由自在起来。他们这里看看，那里看看，并不着急去完成他们的的事情，反正买滑板的钱都准备好了，剩下的问题就是选上一块。

比起王树魁和柳芽子来，金小尊玩得有点儿放不开。因为，买滑板的钱全都在他衣服里面的口袋里放着呢。

又逛了一阵，他们决定不再逛了，赶紧去买滑板，买了滑板就回家，好几十里路呢。他们向路人打听到了一家卖滑板的店后，就按人家指引的方向走去。

三人正走着，就见路边有一大群人，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成一圈，最里面，好像有什么特别的风景，在外面怎么看也看不清楚。

充满好奇心的三个孩子停住了脚步，他们想钻到里面看看个究竟。

那个人群的圆心好像很小，但引力极大。它将那么多人牢牢地吸引住，那人墙密不透风，仿佛被用力夯实过，炮弹都不能打穿的样子。

这就越发刺激了这三个孩子的好奇心。他们又暂且忘记了滑板，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钻进去！钻进去！

他们像三只要进入鸡舍的狐狸，在人群外面寻找着可以钻入的缝隙。或许是因为他们机灵，或许是因为那人墙的紧密和牢固程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，不知是在什么时候，他们分别从不同的地方，都钻了进去，并且还钻到了最里面。

现在终于看清了里面的风景：一个留着短胡须的小伙子蹲着，在他面前的地上，放了一只反扣着的碟子，碟子的旁边散落着一盆葵花籽；最里面的一圈，那些人也都蹲着，一个个人紧紧地攥着一把钱，神色紧张、不安而又焦渴地在等待着那小伙子的什么动作。

小伙子看了看这些攥着钱的人，一手掀起碟子，一手从地上捡起两瓣葵花籽，说了一声：“诸位一个人都看清楚了！”随即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把那两瓣葵花籽扔到了碟子下，并迅捷将碟子扣在了上面。

那些手中攥着钱的人，纷纷将钱放在了自己的面前，就听见他们在说：“有！”“有！”……也有说“没有”的。

三个孩子都跟着喊：“有！”“有！”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两瓣葵花籽被那小伙子扣在了碟子底下。

那小伙子并不着急揭开盘子：“我再问一遍：你们一个个都认定了没有？”

“有！”“有！”“有！”……

小伙子指着那些押钱的人——落实着：“有！有！没有！有！……”落实完毕，他依然没有立即掀起碟子，而是先吧喊“有”的那几个人面前的钱——收收入他的口袋，这才掀起碟子。

人群发出一片惊讶之声。

三个孩子立即傻掉了；那碟子底下空空的。后来，他们就见见大大小小、花花绿绿的钱，在小伙子与那些押钱的人之间来来去去的。一忽儿赢了，一忽儿输了，看得人心惊肉跳。明明看见葵花籽扔到了碟子底下，掀起碟子，却没有，而明明没有见到有葵花籽飞到碟子底下，掀起碟子，却有。

几次之后，三个孩子从心里反着来了，明明看见有葵花籽飞到碟子底下，却说“没有”，可这一回碟子揭起来时，碟子底下却分明躺着那两瓣葵花籽。情形永远与他们的判断相反。

他们终于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之后，一路还在琢磨着那人墙里面的情景，百思不解：“明明看见他把葵花籽扔到了碟子底下的，可掀起碟子来一看，愣是没有葵花籽——葵花籽哪里去了呢？”

他们说出了无数的猜想，但最终也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。

《六十六道弯》，曹文轩著，明天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